

# 蔡畅在长征途中的故事

1934年10月中旬,红军开始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。蔡畅在红一方面军地方工作部做群众工作,组织上给她配备了一头骡子,派肖贤忠给她当马夫。肖贤忠是江西吉安人,曾为李富春当过勤务员,知道蔡畅平易近人,深受群众拥护,因此很高兴地向蔡畅报到。遵义会议后,组织上又将一位16岁的“红小鬼”曹昌分配给她当勤务员。从此,在漫长的长征路上,他们亲如家人,朝夕相处,同甘苦,共患难。

## 牲口要让伤病员骑

长征路上,除非遇到急行军蔡畅才骑上骡子,否则,她总是将骡子让给伤病员骑,或者让骡子替病弱的同志驮行李,她自己则和战士们一起徒步行军,有时一天要走百多里路,十分劳累。一开始,肖贤忠看不过去,憋不住唠叨几句:“大姐,求你骑上牲口歇歇脚吧,你要是累垮了,我怎么向政委交代?”政委是老肖对富春同志的习惯称呼。蔡畅说:“伤病员比我更需要它啊!他们要是掉队落到敌人手里,我们怎么对得起这些为革命受伤的兄弟呢?再说我和同志们走在一起,说说笑笑,更容易解除疲劳。”后来,肖贤忠看到许多首长平时也都是把牲口让给伤病员骑,对他们非常关心爱护,深受教育,对蔡畅也就多了些理解。以后他看到伤病员,不待蔡畅开口,就主动扶他们骑上牲口。

蔡畅久经锻炼,性格刚毅,能吃苦耐劳。许多同志都知道她爱唱歌,见到她就纷纷要求:“大姐,来支歌吧。”她从不推辞,立刻引吭高唱《国际歌》《马赛曲》,气氛顿时就活跃起来,热闹非凡。有时恰好遇到李富春和曾经一起留法勤工俭学的周恩来、邓小平、聂荣

臻等同志,大家来了兴致,一齐用法语歌唱,个个神采飞扬,豪气冲天。这激昂的歌声,具有神奇的力量,使大家受到鼓舞,对前途充满了信心。肖贤忠常常被这种乐观的情绪所感染,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。

## 同大自然的殊死搏斗

漫漫长征路,敌军围追堵截,部队边战边走,经常是日夜兼程急行军。十多岁的曹昌究竟人小,体力不支,夜间行军容易犯困,蔡畅总是拉着他走。肖贤忠担心她的安全,总是劝道:“大姐,你放心走吧,小曹由我照顾。”小曹感到很难为情,心想领导派我来为首长服务,我怎能让首长为我操心呢。他鼓起精神,不好意思地说:“首长放心,我能行!”他们三人就这样互相关怀,互相照顾,紧跟部队安全地穿越敌人的层层封锁线,后来终于胜利强渡大渡河,到达四川懋功以南的夹金山。

这是一座人迹罕见、终年积雪的大雪山,海拔4000多米,山势巍峨。山峰连绵不断,常年笼罩在一片白茫茫的寒雾中。上山前,部队稍事休息,指挥部专门作了动员,宣布注意事项,特别叮嘱大家千万不要在山顶停留,否则容易冻死。部队每人都分到一点牛肉干、几块糍粑、几个辣椒和两三块姜片,作为“御寒”食品。临行前,大家吃了一顿饱饭,喝了几口辣椒汤,做好了充分的准备,每人拄着一根棍子,精神抖擞地出发了。山路是千年积雪铺成的,又陡又滑,每攀登一步,都要付出好大力气。肖贤忠嘱咐小曹紧跟着蔡畅,小心照顾她,他自己则牵着牲口吃力地往前走。蔡畅不放心,常常走到他后面去,帮着推推骡子。肖贤忠就说:“大姐,你别管我,你千万注意安全。”

大家到达山顶后,仿佛力气都耗尽了,两条腿几乎挪不动了,多么想坐下来歇歇啊。但是高山上寒气逼人,空气稀薄,只要一坐下,就再也起不来了。宣传队的同志们在前面不断给大家鼓劲,蔡畅不顾疲劳,也和干部们加入宣传队伍,有的喊口号,有的打快板,有的高唱革命歌曲。队伍在热烈的鼓劲声中奋勇前进。

1935年8月21日,部队从毛儿盖出发,浩浩荡荡开进大草地。一眼望去,前面是一片茫无边际的草地,到处是腐草沉积的黑泥潭,谁要是一不小心踩进去,顷刻间就被吞没。指挥部发下通报,警告大家务必沿着先遣队留下的标记前进,又指出草坑里的水有毒,千万不能喝。蔡畅再三叮嘱肖贤忠、小曹要高度警惕,不能大意。一路上,他们避过一处又一处危险的泥潭,互相搀扶着,深一脚浅一脚,艰难地往前挪。草地天气变化无常,不是倾盆大雨,就是狂风大作,有时还降冰雹,晴好的时候很少,大家常常被雨淋成落汤鸡。晚上宿营时,连一块干燥的地方都没有,大家只好坐在又凉又湿的草地上打盹,凑合过夜。蔡畅他们三人,就常常这样背靠背坐着睡觉。夜间天气奇冷,他们衣着单薄,就靠着彼此的体温“取暖”。虽然身上还是湿乎乎的,但是大家心里却感到暖融融的。

走进草地三四天后,粮食吃光了,水也喝完了,大家面临着缺粮缺水缺盐的绝境,生命受到严重威胁。但是天大的困难,也难不倒这支不屈不挠、坚韧不拔的红军队伍。危难中他们靠挖野菜、剥树皮为生,有的人甚至连皮带都解下来嚼着吃。有的同志因误食有毒的野菜,不幸中毒牺牲。这真是一场同大自然的殊死斗争,惊天动

地。蔡畅和干部们就组织肖贤忠和几位会识别野菜同志,带领大家分头去采集野菜,教大家辨认哪种能吃哪种有毒,使大家的安全得到保障。吃的问题暂时解决了,可是没有水,大家渴得嗓子眼都冒烟,有的嘴唇都干裂了,好难熬啊!后来有几次,肖贤忠和几位同志不辞辛苦,在远处的山坡下找到水潭,因为水浅,还要留给牲口喝,所以带回的水,每次每人只能喝上三两口。大家都这样同心同德,团结互助,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磨难,在草地上走了七天七夜,再一次战胜了天险,安全地走出了草地。

## 生命要比粮食可贵

粮食是红军赖以生存的物资。但是行军途中征购得到的粮食,每次分到每人手里最多时也就是四五公斤,人人都把它视为宝贝,非常珍惜,连睡觉也抱紧它。蔡畅生性豪爽,为人慷慨大方,很多同志遇到困难,她就拿出来支援别人。

过草地时,有一次,危秀英、邓六金、廖似光、刘彩香几位女同志,因在后面收容掉队的战士,完成任务时,她们带去的粮食吃完了,只好忍饥挨饿,拖着疲惫的身体寻找队伍。找到蔡畅时,她们连话都说不出来。蔡畅看到她们那副狼狈的样子,知道她们饿坏了,也顾不上和她们说话,赶快煮了一大盆青稞端到她们面前。她们也不客气,把一盆青稞吃了个精光。小曹在收拾碗筷时,看到她们一点也没给蔡畅留下,就噘着嘴,心里很不痛快。蔡畅看出小曹的心事,就亲切地和他谈起这几位女同志的战斗故事,她意味深长地说:“小鬼,你明白吗?生命比粮食珍贵啊!”

(据《学习时报》蔡阿松著)

# 多才多艺萧劲光

萧劲光大将60年戎马生涯中,担任海军司令30年。以枪炮轰鸣、军号、汽笛为音符的军事乐章,是他人生的主旋律,但这绝不是他生活的全部,现实生活中的萧劲光,慈祥、宽厚且多才多艺。

大革命时期,萧劲光曾与刘少奇等同台演过话剧。长征途中,他在行军间隙用委婉的洞箫为官兵们消除疲劳,鼓舞士气。1951年,中苏两国在大连举行关于收回旅顺口的谈判。联欢会上,萧劲光一曲《喀秋莎》技惊四座,令苏联代表团欢呼雀跃。乐器,除洞箫外,萧劲光还会拉二胡、弹月琴,到海军后又向著名作曲家吕远学会了演奏曼陀林。

萧劲光爱好绘画。早年在长沙读中学时,他曾与同窗好友任弼时尝试过利用为人画像谋生。由于很快有了去苏联学习的机会,这种尝试没有继续下去。

战争年代,萧劲光把对绘画的喜好运用到军队教育中,把所属部队的报纸、墙报办得生动活泼。他曾亲自指导部队美术工作者画宣传画,用大炮发射到敌人的阵地上,瓦解敌军的士气。

调任海军司令员后,他更重视部队的文化工作。机关一组建,萧劲光就点名从十二兵团把青年画家江平调入海军,并由他主持组建了海军美术创作组。很快,江平等人就创作出了一大批好作品。1952年4月,萧劲光率团访苏时,把江平创作的油画《毛主席来到军舰上》作为礼品赠送给苏联海军司令员。

20世纪50年代末,海军“搭架子、铺摊子”的创建工作基本结束,萧劲光开始有了节假日。此后一段时间,他与全国各地著名画家李可染、高冠华、李苦禅、周怀民、唐云、谢稚柳,部队的画家黄胄等,都有交往。有时多位画家相约到萧家,萧劲光热情招待。大家一起论作品,谈见闻,俨然一个高水平的艺术沙龙。

一个星期天,萧劲光在琉璃厂荣宝斋看画时发现了多幅年代久远的名画,其中最著名的是四幅明朝的画:明代画坛四大家之首的沈周的《松荫对话图》,明代院体花鸟画中变格的代表画家林良的《雪景雉鸡图》,万历年间以笔力峭拔、墨色湿润为特色的山水画高手张宏的《泰山松色图》,明末皇室宗亲朱翰之画的《远浦帆影图》。萧劲光清楚,经过几百年历史变迁,尤其

是近100多年来帝国主义列强的疯狂掠夺,连年战火,这样的东西已不多了。他问了一下价格,每张只几十元。但萧劲光一下拿不出来。

回到家中,萧劲光心里一直放不下这几幅画:会被谁买走吗?不懂行的人买走毁坏了怎么办?近日常有外国人到那里去,会不会被外国人弄走?……第二天,他凑够了钱,和秘书一起把四幅画买了回来。当天晚上,他就打电话把这件事告诉了黄胄等几位军队画家。几天后,他们一起来到萧劲光的住处。大家品评、欣赏再三,一致认为这四幅画都是极难得的上品、珍品,非常佩服萧劲光的眼力。

1964年夏,几位画家到萧劲光家中赏画。谈话中讲到,为了迎接新中国成立15周年,故宫博物院搜集、整理了一批书画、艺术品,拟于国庆节前展出。说者无心,听者有意。几位画家走后,萧劲光在子女们面前提出,要把几幅名画捐给故宫博物院,作为全家献给新中国成立15周年的礼物。

就这样,四幅名画捐给了故宫博物院。几十年过去了,这几幅画依然在接受来自全国各地群众及五大洲宾朋的观赏。

1949年秋,萧劲光回到了阔别近30年的家乡长沙市郊区岳麓山乡天马村赵洲港。在离村庄还有一里多路时,萧劲光就提前下了吉普车,一边和乡亲们热情地打招呼,一边向村里走去。来到村头一棵大树下的土地庙前,见庙门上仍保留着一副老对联“土生万物,地降吉祥”,遂幽默地对大家说:“这副老对联,小时候我们看不懂,现在才明白,土地爷净说半截话。万物不会自己生,吉祥也不会平白无故降。人民得解放,过上幸福生活,都靠共产党的领导,靠自己劳动。所以说,这副对联应改为:‘土生万物靠劳动,地降吉祥在人为。’”乡亲们开心地笑着,称赞改得好。

萧劲光再次回乡已是1970年底了。初至家门,萧劲光发现门牌上写着“红旗港”,遂说:“这里原叫‘赵洲港’,远近都知道,其实不一定要改。如果改,我认为还是将姓赵的‘赵’字改成照耀的‘照’字为好。毛主席的光辉照九州嘛!”一字之变,既保留了原名,又增加了新意。萧劲光的话刚讲完,在场的乡亲们就热烈鼓起掌来,齐声说:“改得好,改得好”。从此以后,“照洲港”门牌便钉在了乡亲们的门楣上。

(据《学习时报》葛美菊 吴殿卿著)